

[新 生 代 青 春 小 说 集]
F E I Y I B A N D E Y O U S H A N G

张悦然 等著



飞
一
般
的
忧
伤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一般的忧伤 / 张悦然 等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4. 5

ISBN 7-80187-074-3

I. 飞...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7618号

飞一般的忧伤

策 划: 记忆坊

作 者: 张悦然 等

责任编辑: 杨雪春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x1230 1/32

字 数: 150千 印张: 8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7-074-3/1·111

定 价: 18.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在遇到她之前，
它未曾后悔过自己是一只鸟。
它十分满意因翅膀而享有的高贵的自由，
那种飞掠一切，
俯视一切的透彻淡定。
可是它却遇到了她，
那是一件令翅膀亦变得无能为力的事。

目 录

1	飞一般的忧伤 / 张悦然	1
2	二进制 / 张悦然	15
3	目睹女巫失踪事件 / 龙竞	29
4	失散的雨水 / 龙竞	47
5	七月十六日 / 暗月	65
6	麦乐是一只猪 / 麦小米	77
7	下坠 / 朱品燕	93
8	摇晃的青春 / 关芷萱	113

9 也许爱情 / 冉渔	127
10 无产阶级女孩 / 敏子	141
11 搞不懂爱情了 / 余人	153
12 爱情的对手 / 斯人	169

13 天上所有的星 / 胧月夜	183
14 不如我们重新开始 / 朱品燕	199
15 青春散场 / 鱼鱼落天涯	211
16 暗夜的鼓手 / 沙莎、何苑	223



飞一般的忧伤

文 / 张悦然

我一直以为，你就在比我高一点点的地方。
你低一低头，我就能摸到你的头顶。

作者介绍：

张悦然，女，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A组一等奖获得者，“新概念作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198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2001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后考入山东大学英语、法律双学位班，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理科。其《陶之陨》、《黑猫不睡》等作品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2002年被《萌芽》网站评为“最富才情的女作家”。



飞
—
般
的
忧
伤

我一直以为，你就在比我高一点点的地方。你低一低头，我就能摸到你的头顶。

—

在遇到她之前，它未曾后悔过自己是一只鸟。相反的，它有一对羽毛丰满、开合有力的翅膀。它十分满意因翅膀而享有的高贵的自由，那种飞掠一切，俯视一切的透彻淡定。可是它却遇到了她，那是一件令翅膀亦变得无能为力的事。

它常常都能在这片水塘附近看到她。初春时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和靛蓝色的短靴，小手装在一双灰色的兔毛手套里面。女孩漆黑的头发梳着平顺的刘海，皮肤仿佛很少接触太阳般白得有些不真实，眼瞳非常黝深，让人想要沉溺探究。它可以感到她与一般女孩的不同，她不似受过任何不好的浸染，好像只是一直在清澈的水潭中生长的

水草，靠近了便能闻到清甜草香。可是她看起来又是那么纤弱，过分瘦削的身体在大外套里晃来晃去，它看到大片大片的风钻进她的衣服里面，那么生猛地仿佛要侵吞她。这令它感到十分心疼，想要伸出臂膀去护住她——它竟忘记了自己只是一只鸟。

它渐渐地发现她的不同。她是没有视觉的女孩，眼前永远是黑暗。因为它注意到她手里拿着的拐杖，注意到她走路的趑趄。她看到斑斓的蝴蝶落在眼前的花朵上不会笑，有大颗的泥点溅在她雪白的外套上她亦不会蹙眉。它很少见到她微笑，她只是沉静地走到水塘旁边，把拐杖靠在一棵树上，然后面对着眼前的水孤单地站着。它亦不动声色，只是站在她身后的大树上看着她。常常如此，她看着水，它看着她，这样地度过一个一个的下午。它相信这样的陪伴即便不能算得上是一种保护，亦会因着它的诚心而为她求得平安。

刚刚下过大雨。它有些失望地站在枝头，以为她不会来了。可是雨刚刚停，她就拄着拐杖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它注意到今日的她略有不同。她穿着一件玫红色的开身毛线外套，虽然天气还有薄薄的寒意，下面却穿了黑色雪花呢的长裙。她还仔仔细细地把自己已经长长的头发分成两绺绑起来。又在苍白的脸上涂了少许胭脂，眉毛亦用心地描过，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日里明艳很多。它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精心打扮过的模样，觉得十分好看，心中亦觉得欢喜。它看到她径直走向水塘边。一直走过去，可是这一次却没有



飞一般的忧伤

在岸边停住，她仍是向下走去，步子却十分沉着。它心中一惊，难道她不知道前面是大片的水吗？

她却仍是向前走去，面色坦然。它惊惧地看着她，这是一只鸟永远不会理解的事。它不会懂得人的轻生，它不会懂得生命原来可以自己选择。在它心里，生命是一件被动的东西，它以每日的吃喝生计的形式来延续，直至因为衰竭或者猎人袭击的突发事件而终结。这是无法选择无法预计的事，就像是一棵树木的生长。所以它无法理解她这样镇定地走入水塘中央的意义。它只是知道自己在那一刻忽然心被狠狠地抓了一下。然后它听到自己叫了出来。它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用相同的语言和她对话，可是它的确叫住了她，那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从它的嘴里铿锵有力地发出。这声音注定了它和她早已栽种在宿命里的情缘：

不要再向前走了，前面就是水了！

女孩一惊，她止住了脚步，慢慢回过身来问：你是谁？

它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和她在对话。它有些害怕，又想飞起来就此走掉。可是心中却终是不舍。并且在内心已经泛起了如海潮一般激烈的声响，它多么珍惜可以与她说话，因此激动不已。于是它努力平静地说：

我只是一个路人而已。

它悄悄地站在树梢，不敢动，亦不敢发出任何声响，担心翅膀发出的声音令她怀疑。可是她却相信了它，只是问：

为什么阻？你不会知道生命对于我而言的绝望和漫长无边。你不会知道，眼前永远是彻绝的漆黑的感觉，就好



我一直以为，你就在我高一点点的地方。

你低一低头，我就能摸到你的头顶。



像你被关在一只密不透风的铁笼子里，你哀求，你祈祷，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只有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一层一层地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我。你能不能体会，能不能？

她声音越来越大，空茫茫的眼睛里簌簌地掉下大颗的眼泪。它这是第一次那么近地看到一个女孩的眼泪。晶莹如清晨里最璀璨的露珠。它很想飞下来，过去衔住它，宛如珍宝一般地收藏它。它却只能站在她头顶的树梢，竭力地安慰她说：

你只是因为看不见吗？我可以做你的眼睛。一直陪着你。它十分坚定地说。它的笃定只是来自于对她的喜爱。它只是想给她些许保护和温暖。所以它并不懂得这些话从年轻的男子嘴里说出来该是多么唐突。

女孩的脸登时红透了。她只是感到一个陌生男子在比她高一点的地方对她说话。她猜测他高大，有一张刚直坚定的脸，却又略带稚气。她亦可以感觉到这陌生的男子对自己的关爱，虽然唐突却足够真诚。太阳慢慢地探出来。她就在这一刻忽然感到了和煦的阳光。一切都在很近的地方，她可以伸手碰到，包括这份刚刚抵达的情谊。于是她慢慢地舒展了那颗已经皱巴巴急于选择离去、结束的心。她轻轻地问：

那你能跟我讲讲这世界的样子吗？天空中有什麼，地上有什麼，它们都是什麼颜色，什麼姿态。

唔，它好像忽然被问住了，它从来没有描述过所看到的事物，一切被它看在眼里亦就是被接纳了，从不需要表达。这

对于它显然有些吃力。它努力地描绘着自己看到的一切：

你能看到树杈上有鸟巢和蜂巢。鸟巢里面有小小的蛋，蜂巢里不断飞出忙碌的蜜蜂。天空中有层层叠叠云彩，远看是绵绵的一片，可是当你穿过的时候，却感觉只是有水滴粘在了羽毛上的沉重感，不会再看到那些白花花的东西。呃，你还可以看到房顶的瓦片，如果是冬天，就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雪，像是白色的梯田，如果踩上去，就会留下像小桃花一样的脚印……

它说着，已经完全地沉浸和陶醉了。它闭上了眼睛，仿佛感到自己正和女孩一起飞在天空里，翅膀已经尽情地打开，连耳边的风声都那么抒情。

女孩琅琅地笑了起来：

你一定是个顽皮的男孩，特别喜欢爬到高处去。所以你总是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色，是不是？

它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女孩却又说：

不过你说的这些真是美好，我多想看到啊。

你还想看到什么？我都说给你听，也带你去看。

二

从此女孩以为有了一个呵护她的男子在她的身边。她能感到那层层包围起自己的温暖，令她开始渐渐变得健谈



飞一般的忧伤

和开朗。她在每个下午都按时来到这里，站在湖边或者坐在树底下。她感觉它是个脚步很轻的男子，每次她都不能感到它走近的脚步，可是它就已经在了，站在比她高一点的地方，仿佛是俯着身子对她说话。

它亦总是在每个下午的时候来到这里。它没有手表，无法知道确切的时间，所以只要看到太阳升至最高，它就飞到水塘这边来，开始等待。它看见她走过来，却只是不动声色。直到她已经站定，开始她的等待，它才忽然对她说话。仿佛一直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守护着她。有时候下雨或者阴天，没有太阳。它就在天明之后一直等待在这里，生怕把她错过。它渐渐对到处飞旋游玩失去了兴趣，它甚至对一顿美味的食物亦没有渴求，常常潦草地果腹就栖在枝头等候。

它也许不算聪敏博学，可是它尽自己所能地把所见到的有趣的事情都说给她听。女孩觉得它真是有趣的男子。因为它所讲述给她的世界和别人所描述的完全不同。它的视角总是那么特别，知道的事情又是那么奇妙。比如它对她讲述茂密的森林深处的动物或者天空中的云霞。她猜测它一定是个喜欢旅行、格外有生活情趣的男子。

女孩亦把自己的事说给它听。她自幼丧母，跟着父亲和祖母过着平淡无味的生活。父亲是个鲁莽粗糙的猎人，常常出去打猎只把她和年迈的祖母留在家里。他有时亦喝酒至烂醉，就会打骂她，觉得她不是坚强有力的男孩子，不能撑起他将来的生活，相反的，还是一个盲女，总是给他

带来诸多麻烦。而她只是默默地承担下这些，她想她可以体会一个鳏夫独自养大一个盲女的艰辛。于是她努力地多做家事，很小就学会做饭持家，亦懂得细心照顾好自己，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幸而还有祖母的疼爱。祖母是信奉佛祖的善良女子，常常跪在祠堂里为她祈福。祖母亦常常说故事给她听，故事里自有外面的洞天，令她无限向往的外面世界。然而祖母却在几日前离开了人世。父亲在外打猎，只有她一个人守在灵堂里，她听着火盆簌簌冥纸燃烧的声音，忽然感到生活变成了十分细的绳索，每一步的前行都是这样的艰难。于是她决定离开。这离开亦是一种追随，对母亲，对祖母。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原本以为再没有什么不舍的时刻，它阻止了她。她因着常常跟随祖母诵经，相信有宿命这样一回事。于是她觉得也许是冥冥中上天安排的力量，要携住她的手带她穿出这一片荒寥生冷的荆棘。她惟有向它伸出手。

它默默地听她说着她的故事。当它听到她的父亲是个猎人的时候，心中凜然一惊。它下意识地紧紧抓了一下树枝。它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危险。它见过猎人那令所有的鸟都惊惧的猎枪，它亦亲眼看到过自己的伙伴死在猎人的枪下，那个时候它和很多其他的鸟都倏地飞了起来，它们仓皇地四散逃去，那种感觉它一直那么清楚地记得。

可是它已不能就此离去。它感到女孩对它的信赖。她把自己交付，希望它代替她去感知这个世界。它的一切感知就像是她自己的感知一样。这是一种多么深重的情谊，令



飞一般的忧伤

它感到温暖，不能退却。而它亦是需要她的。它时刻在乎着她的喜怒哀乐，它讲话的时候她全神贯注地倾听，它说到有趣的地方时她所流露出的难得的微笑，这所有的，它都是多么地在意。

然而它能给她的却只是这么少。她渐渐感到这个男子的不同。他从不抚摸她，亦不拥抱她。更加不会有亲吻。这是一种想来让女孩感到无情的交流。为什么他从不试图更近地接触自己。为什么她可以分明地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关爱，却无从得到他的任何表示。她多渴望他能再走上前来几步，紧紧地抱住她。可是没有，连轻微温柔的触碰都没有。她只是能感到他在高一点的地方对她说话，声音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温暖，可是那也许只是声音。再没有其他。

这样的僵持一直心照不宣地持续着。冬天到来的时候，她终于无法继续忍耐。她感到这情感并不像她想像的那么纯致。她想要问一问他。是的，她决定问一问他，为什么他不肯给她一个拥抱。他是不是在爱她。

然而她永远亦不会知道，它为了留下来守着她看着她，已经错过了飞去南方的时节，这里是酷寒的地区，只剩下寥寥几只鸟儿。它们瑟瑟发抖地和漫长的冬天抗衡。她永远亦不会知道，当她围着厚厚的围巾，穿着棉外套和它说话的时候，它正站在枝头身体不停地打颤。她永远亦不会知道，它开始找不到食物，栖身的树枝上落满了冰冷的雪……

她只是想索要一些爱，能够证明它爱着她的一些凭证。

于是就在那一天，当鸟又和女孩平淡地度过了一个下午之后，鸟对女孩说：

天要黑了，你得回去了。

女孩没用动，只是站在原地沉默。猝然地，女孩的眼中涌出泪水，她扬起头，对着它喊：

为什么你从来不能抱我一下呢？为什么？

它愣住了，在枝头一动不动。它何尝不想给她一个拥抱呢？这样的渴望从第一次它看到她孤单瘦索地站在湿漉漉的早春天气里的时候，就有的。可是它如何能够抱住她。它这在冬天里还瑟瑟发抖的身躯显得这样的小而委琐。它的力量是这样的卑微。它伸出翅膀，努力地想做出一个环抱的动作，可是翅膀在空中只是画出一个小小的圈就沉了下来。它能给的温暖是如此微薄，恐怕连女孩的一只手都无法暖热。

女孩在那里等待了片刻。她的心中仍是抱有一丝希望的，她以为此时他会过来抱住她。然而她仍是没有等到，周围死寂寂的沉默。女孩终于失望至极地紧抓住自己的拐杖，快步跑走，而她的身后，是一只站在枝头瑟瑟发抖的鸟，在飘雪的天气里几乎变成了僵硬的塑像。

三

女孩的父亲亦感到了祖母死去之后女孩的怪异。她在